

舞台剧《江/云·之/间》在江西会昌完成2场展演,主演张震畅谈巡演与旅居感悟: 在会昌,我找到了童年的感觉



演员张震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图/会昌戏剧小镇提供

5月29日至6月7日,为期10天的会昌戏剧季004在江西会昌举行。其间,舞台剧《江/云·之/间》在会昌文化艺术中心完成2场展演,该剧为华人戏剧家赖声川2021年创作的戏剧生涯第40部作品,亦是《暗恋桃花源》的故事补白之作,由张震、萧艾领衔主演,胡德夫现场献唱,全剧以40年书信羁绊演绎时代洪流中的命运错过。

这次演出,不仅让《江/云·之/间》来到了导演赖声川的祖籍地赣州市会昌县,也让主演张震得以驻足会昌戏剧小镇(位于会昌县城所在地文武坝镇)近一周,并沉浸式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与艺术氛围。演出结束后,张震畅谈了此次巡演与旅居的真切感悟。

“最爱吃炒空心菜”

这是张震首次到访会昌,出发前他并未对这座戏剧小镇预设过多想象,只本着以开放平和的心态奔赴此次戏剧之约。抵达后,小镇独有的烟火气息与松弛氛围,让他感到惊喜与治愈。张震透露,初到当日,自己便与胡德夫等人在小镇街区用餐,切身感受本地烟火韵味。次日,他更顶着夏日高温,沿江边徒步绕镇六七公里,一路探访小镇的街巷风貌。

让张震惊喜的是,会昌当地错落的庙宇、充满市井气息的大排档与特色小吃,与自己儿时的环境高度契合,唤起了他温暖的童年记忆。在他看来,会昌戏剧小镇生活便利,无需刻意规划行程,便能收获满满的治愈感。

虽然天气炎热,但当地民众的担忧、小镇松弛的生活节奏,大大消解了暑燥,让张震彻底摆脱都市的紧迫感,沉浸式享受慢节奏的旅居生活。会昌位于赣闽粤三省交汇之地,饮食风味

“看戏比演戏幸福”

也别具特色,但总体喜辣。来到小镇,张震最爱哪些美食?他出乎意料地表示,是炒空心菜,至于原因,他解释道:“因为要演戏,讲台词,担心过辣的饮食会影响嗓音,所以不太敢大胆吃辣,我很羡慕能吃辣的朋友,但炒空心菜也很好吃!”

“看戏比演戏幸福”

在会昌的时间里,张震不仅用心完成《江/云·之/间》的舞台演绎,更以观众身份沉浸式解锁戏剧季的多元艺术魅力,直言“在小镇看戏是最幸福的事”。他先后观看了《梦游》《海坦·盖柏乐》等风格迥异的剧目,收获了截然不同的观剧体验。在张震眼中,赖声川执导的沉浸式剧目《梦游》打破传统舞台边界,观众可近距离、多角度、多空间观看演绎,沉浸式融入剧情;而源自易卜生经典剧作的《海坦·盖柏乐》则极具张力,能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与心灵震撼。

此外,戏剧季开幕式的线狮表演、

手风琴演奏、采茶舞等艺术展演,也让张震一站式领略了各类艺术形态的独特韵味。小镇浓厚的艺术氛围包容且多元,既有传统民俗艺术的底蕴,也有先锋戏剧的创新,瑞士剧团带来的沉浸式剧目《人间电影院》,也让他印象深刻:“当你的视线被舞台框架限制和引导了,你反而更加专注,生怕错过眼前的景象。”张震表示,戏剧季最动人的特质,便是能在静谧的小镇氛围中,感受风格迥异的艺术作品。过足戏瘾的他更幽默表示:“我觉得看剧真的好幸福,当一个纯粹的观众好幸福,上台表演嘛,就不那么幸福(笑)。”

愿来工作坊当助教

从影视银幕来到话剧舞台,张震对舞台表演有着自己的体悟。他坦言,舞台表演最独特的魅力在于独一无二,每一场演出的状态都不尽相同,每一次演绎都是全新的体验,这是舞台艺术无可替代的魅力。此次出演

《江/云·之/间》,张震将其视为一次宝贵的学习经验:“演戏就好比登山一样,因为山在那儿所以我要去征服它,这是一个考验,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方式。”

借着《江/云·之/间》2026年中国大陆巡演的机会,张震走过上海、成都、青岛、广州等众多都市,而巡演收官之地会昌带给他的感受尤为特别。张震坦言,相较于都市巡演,小镇纯粹的氛围,让所有演员能够摆脱外界干扰,全身心沉浸和放松。

谈起未来合作,张震主动表示,十分乐意参与会昌戏剧小镇的表演工作坊:“不是说我演戏比较多我就不需要学习了,如果能来参加工作坊我肯定非常乐意,但我不能教人家表演,我不会教!我可以学,我也可以当助教!”

最后,张震以《江/云·之/间》中的一句台词“雨水就是记忆”寄语小镇,他希望每当下雨之时,人们便能想起《江/云·之/间》里的江滨柳与云之凡,想起这段跨越岁月的羁绊,也想起充满烟火与艺术魅力的会昌戏剧小镇,让戏剧的温柔与小镇的美好,随雨水长存。

去年夏天加入一线队的5名球员均落选本届世界杯,皇马成为“球星黑洞”?

名将邓弗里斯和科纳特有望今夏加盟

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

国际足联已经公布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大名单,去年夏天加盟皇家马德里的5名新援阿诺德、马斯坦托诺、怀森、卡雷拉斯、贡萨洛·加西亚都无缘入选。尽管皇马有成为“球星黑洞”的趋势,但两位名将邓弗里斯和科纳特却不惧,可能成为今夏加盟皇马的新援。

5名新援无缘顶尖赛事

西甲豪门皇马不仅本赛季战绩不佳,还拖累了球员的个人表现,5名去年夏天加盟的新援都落选各自国家队的世界杯阵容。皇马去年夏天这几笔引援总计花费1.675亿欧元,没有一人可以参加世界杯,各自的身价不可避免会下降。

为了让英格兰右后卫阿诺德去年夏天赶上参加首届新版世俱杯,皇马为他向利物浦支付了1000万欧元转会费,他与利物浦的合同在去年6月30日到期,原本可以自由转会加盟皇马。阿诺德虽然提前感受了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,却无缘参加美加墨世界杯。英格兰主帅图赫尔上任后对阿诺德并不重用,本赛季在皇马表现平平,这位巅峰期身价接近1亿欧元、在进攻端能力很强的天才右后卫,无缘英格兰的世界杯阵容。

18岁锋将马斯坦托诺曾被视为阿根廷希望之星,甚至在超级巨星梅西缺席时穿过阿根廷10号球衣。加盟皇马后,马斯坦托诺的表现欲很强,但太急躁,状态一直没有达到预期,在轮换中失去位置。马斯坦托诺落选阿根廷的世界杯阵容合情合理,倒是同城对手马德里竞技的阿根廷边锋朱利

亚诺·西蒙尼、阿尔马达、尼古拉斯·冈萨雷斯全部入选世界杯阵容。

中卫怀森在加盟皇马前已被西班牙主帅德拉富恩特征召,有机会成为国家队主力。怀森去年夏天从伯恩斯加盟皇马后,状态比在英超时明显下滑,出场时间减少,表现不稳定,最终无缘世界杯大名单。

西班牙左后卫卡雷拉斯在非卡效力时就被看好,可惜加盟皇马后未能得到提升。西班牙主帅德拉富恩特在左后卫位置征召库雷利亚和格里马尔多,卡雷拉斯竞争力不足。

西班牙中锋贡萨洛·加西亚是皇马从二线队提拔起来的,这位青训产品也可以算是一名新援。去年夏天,贡萨洛·加西亚荣膺首届新版世俱杯金靴奖,可惜本赛季在皇马进步幅度不大,同样落选西班牙的世界杯参赛阵容。

在转会市场仍具吸引力

不过,西甲豪门皇马在转会市场仍然极具吸引力。有消息称,皇马将激活国际米兰右后卫邓弗里斯2000万欧元的解约金条款,这位荷兰国脚已经同意加盟皇马。皇马本赛季队长卡瓦哈尔合同到期离队,他可职右后卫,现役最佳右后卫之一的邓弗里斯可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。

法国参加世界杯的中卫科纳特与利物浦合同到期,已经离开利物浦,他有机会自由转会加盟皇马,合同细节正在洽谈中。利物浦多年的主力中卫科纳特如果加盟皇马,将会遇到很多熟人,姆巴佩、琼阿梅尼、卡马文加、门迪都是法国国脚或前国脚,阿诺德是他在利物浦时的队友。

物我两忘

□韩帮文

那天刚到工作室,照常烧水沏茶,却发现茶桌上的茶壶不见了。方才想起,前几日在茶水间洗濯茶具,可能将壶遗忘在洗手台上。转身去寻,已空空如也。

一把紫砂壶,用了整整十年,就这么丢了。

十年前,尚不懂茶。冬日的一个中午,偶然走进老街一家茶叶店。货架上几排紫砂壶,大多刻着梅兰竹菊或“茶禅一味”之类的字句。偏偏一把素净得近乎孤高的壶,抓取了我的目光。它在花枝招展的壶群中算是一个异数,干干净净的紫色壶身,不着一字。

轻轻取下,置于掌上。深紫色的壶体透着几分小巧与轻盈,质地温润。形态宛若略具富态的美人,多一分嫌臃肿,少一分又单薄。壶把纤细轻灵,弯出一道从容的弧度。壶钮是一粒小小的圆珠,仿佛是荷叶上一滴饱满的露水。用手指捏着缓缓转动,壶便发出一缕清越鸣响。

店主上了年岁,面容蔼然,告诉我这正是紫砂经典器型——石瓢,其名由“弱水三千,只取一瓢饮”而定。相传苏东坡曾在宜兴仿制过一把类似的壶,成了石瓢的远祖。就凭这素净的空白之美,就凭这段传说,我便直接入手。

店主为我开壶,问我以后泡什么茶

——不就是一器具嘛,泡什么不都一样?他则不由分说:“茶壶是温柔的,也是执拗的,自第一次被茶汤浸润,壶壁的孔窍便刻下这茶汤的记忆。往后余生,它只认得这一种香。这不是固执,是紫砂的忠诚。”他建议先试熟普,醇厚的香正合这把壶的轻灵。他在沸水中投入一撮儿熟普,香气一丝一缕沁入壶的筋骨。开壶之后,壶身褪去稚涩,泛出温润光泽,凑近轻嗅,是幽幽的茶香。

店主知我在附近上班,便提议将壶寄养在店中,每次来饮茶时就用此壶冲泡。他又在壶底用铅笔签下“韩生”二字。

从此,工作之余便常去那家小店与壶“赴约”。小店恰在闹市深处,坐在店里看门外人来人往,抖落一身匆忙,心中舒泰,仿佛触到了几分“大隐隐于市”的趣味。那时我做项目策划,身心俱疲是常有的事;可只要在壶前坐定,饮上几杯茶汤,便觉心旷神怡。周作人说,喝茶得半日之闲,可抵十年的尘梦。我倒觉得饮茶不必拘泥于瓦屋纸窗,关键在于是否有真正的“半日之闲”。和这把壶相遇的最初两年,我忙里偷闲,不仅奠定了饮茶的知识根基,更体会到一点张弛有度的生命滋味。我也与店主成了忘年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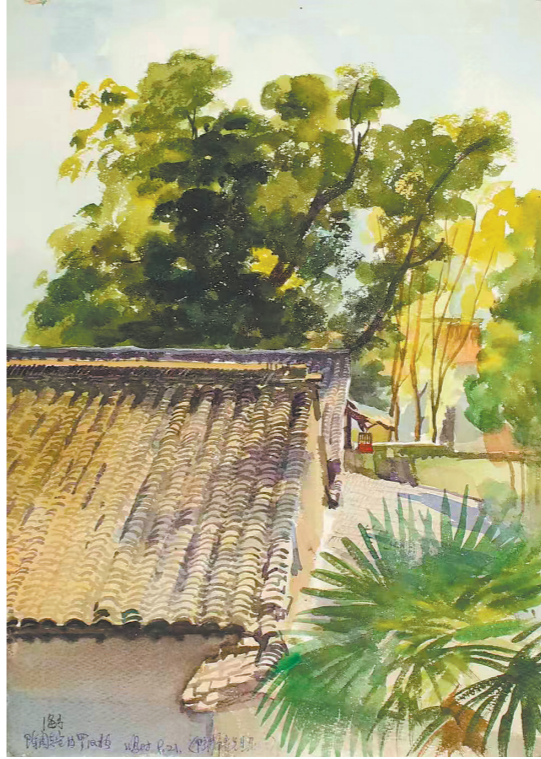
与壶相识两年后,我的人生迎来变

动:从职场回到校园读博。再去小店已不现实,便将茶壶郑重请回家中,开始了朝夕相伴的岁月。它已褪去稚气,色泽愈发深沉,泛起沉静的润光。摩挲之下,肌理愈发细腻,仿佛将两年茶汤的醇厚与时光的幽静都融进了筋骨。空壶注入热水,仍有茶香隐隐透出——那是它替我记忆的旧梦吧。

读博的那段时间高度紧张,熬夜苦读,伏案写作,情绪的起伏在所难免。彼时,这把壶便成了贴心的慰藉。沉寂的深夜,孤灯一盏,照见书稿与电脑屏幕。煎熬中,我索性弃了熟普,换上凤凰单丛。这茶性烈,沸水一注,香气如惊涛拍岸,撞进心底。焦躁不顾不上水温,出汤潦草,茶味又苦又涩。可壶不言,只是安然承受着茶香的更迭与我的辜负,将苦涩悉数收进自己的骨血里。思路堵塞、论文遭拒之时,我不愿与人言语,便一遍遍用壶泡茶。壶在掌中,温顺如璞玉,沉静如深潭,仿佛世间失意事皆可纳入这方寸之间。有时并不冲茶,只将壶移至书桌,摩挲微凉的壶身,听壶盖轻叩的清响,便觉此夜虽寂,亦非独行。

后来,这把壶又被我带到工作室,默默相伴五年,直至被我遗失。

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说,器物的最高境界是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。这把石瓢壶没有任何装饰,却在十年的使用



海宁陈阁老宅内罗汉松(水彩)

□杭鸣时

中慢慢显现出“天开”的风貌——壶身越发温润,泥色越发沉稳,每一道弧度都契合着我的手,每一片光泽都呼应着我的习性。

古人言,“壶中日月长”,该是何等美好的期许——在方寸之间,于尘世纷扰之中,觉得无涯的逍遥与从容。从前,我总觉着壶能装下绵长的光阴,也曾期望它能陪我很久。可现在才明白,是光阴借着这把壶慢慢走过了自己,而

去广州

□文泽鹏

老家离广州千里之遥。初识广州,是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。那时,“羊城八景”夹在本子里,像八位信使,奔走告一座城市的美丽。它们点亮了我懵懂的童心,也点燃了那个朴素的愿望——去广州。

1985年,我参加某国企招工考试,如愿以偿。我的公司在珠江的一座小岛——官洲岛上,即现在的国际生物岛。滩涂环绕着静谧的乡土,东岸是蕉林郁郁,荔枝婆娑的渔耕人家,西岸是公司所

在地——一个朴拙的渔业基地,几间厂房,几声机鸣,闻不着半点城市的气息。

上岛后,我发现人们总是管出岛叫做“去广州”。去广州?这里难道不是广州?它离市中心不过十多公里,渡船是连接外界的唯一工具。每个周日,住在单身宿舍的德哥,天刚蒙蒙亮便在走廊上“喊楼”——“去广州喽!”被叫醒后,我们三五成群匆匆赶到渡口。

晨雾轻笼的津渡,飘散着柴油的气

味。跨上头班渡轮,只见甲板上满腾腾地拥着鱼筐、蕉担和贩货的摩托。人们凭栏而立,翘首待航。晨曦初露,江面泛起碎金。“呜——”一声低沉的汽笛长鸣,划破了渡客们滚烫的等待。渡轮像一头老水牛,在浑黄的江水中缓缓迤迤。约莫半个钟头,它伸出笨重的桥板,“哐当”一声搭上对岸码头。霎时间,乌泱泱的人群像出笼的野马,撒腿就往车站跑。等急慌慌赶到仓头车站,已是日上

三竿。按照岛民出行的经典“攻略”,渡越岛界之后,首要是“围猎”仓头始发、开往赤岗的20路车,然后转战赤岗,“缉拿”14路车,以赴繁嚣的广卫路,最终“饮马”广州原点。偏偏这20路车率先发难,动辄一个钟才来一班。人们盼星星盼月亮,班车摇晃着露出头来,便一拥而上……待至终站,已是日昃人倦。到了广卫路,我们匆匆喝一口亚洲沙示汽水,咬一块逢香鸡仔饼,还来不

自己不该存那么多执念与妄想。所谓得失、来去、聚散、有无,归根结底都是光阴里自然而然的,哪有什么永久?

它兴许被某人拿走了,兴许在某处跌碎了……到底是哪种结局,无从得知。陆文夫在一篇写壶的文章中感慨:“世间事总是有得有失,玩物虽然不一定丧志,可是你想玩它,它也要玩你;物是人的奴仆,人也是物的奴隶。”桃李春风一杯茶,干脆物我两忘吧。

直到六点半,才看到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的景象,而太阳依然被那一片厚重的云遮蔽着。又过了几分钟,强光才终于冲破厚重的云层,蛋黄一般的百发日出景象,呈现在眼前。太阳就在我们一眨不眨中一直升,一直升,那一团厚重的云终于不再是它的对手,于是,它稳当地离开了海面,升到空中……

1999年,结束孤岛生活,迁居城区,我感觉这才真正抵达广州。阳春三月,旧地重游。水墨园里,清音叠水,生命低语。登高远眺,广州塔与科技楼宇光影交映,分外妖娆。“去广州喽!”离岛之际,当年“喊楼”的德哥,忽然一声穿越时空的俏皮吆喝,引爆一车哄笑。